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特刊之三

陳寅恪先生論集

中華民國六十年五月出版
臺北市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特刊之三
陳寅恪先生論集

全一冊

定價新臺幣陸拾元

不准翻印

著者	陳寅恪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興台印刷廠 臺北市安東街216號
代售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中華民國六十年五月出版



陳寅恪先生民國廿五年一月廿八日攝影於北平北海

前 言

這是本所第一組故主任陳寅恪先生在本所發表的專書和論文的總結集。專著含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種；論文含大乘義章書後等三十一篇。刊布的期間，始于民國二十年，迄于三十七年。專書兩種，舊歸商務印書館發行，今始收回自印，煩嚴耕望先生費神爲之校閱，改正誤字，並增加人、地、書名標號。論文三十一篇，則向由本所集刊印行，今但抽出加以景印，未便有所改動。

陳先生的學術文章，中外學界早有定評，毋煩同人等更妄有所論贊。至于他的平生和早年治學的經歷，俞大維先生的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紀述頗詳，且有系統。這對於瞭解陳先生一點來說，甚爲重要，所以我們把它轉載編首。

對於陳先生晚年的遭遇，我們寄予無限同情。他的反抗暴政和嚮往自由、維護傳統文化的精神，我們深心敬佩。他的逝世，不特是我們中華民國無可補償的損失，同時也是世界史學界無可補償的損失。就在這裏我們對於陳先生遺留給我們的崇高業績，表示無比的愛護；對於陳先生，我們敬致沈哀的悼念。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謹識

懷念陳寅恪先生

俞 大 維

(一)

今天，承我的哈佛老同學李濟之先生，邀請本人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各位同仁約略敘述陳寅恪先生一生研究學問的方法和經過。

本人與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寅恪先生的母親是本人唯一嫡親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內人。他的父親陳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詩人；他的祖父陳寶箴（右銘）先生是戊戌湖南維新時期的巡撫。右銘先生有才氣，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辦團練時，即為曾國藩先生所器重，數次邀請加入他的幕府，並送右銘先生一付對聯，以表仰慕。上聯寅恪先生不復記憶，下聯為：「半杯旨酒待君溫」，其推重右銘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與陳寶箴太守論文書，此文收入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中。本人的母親是文正公的孫女，本人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廣鈞（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與三位先生皆是好友。本人與寅恪先生可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學了。

(二)

現在我略談寅恪先生治學的方法和經過。寅恪先生由他唸書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學回國止；在這段時間內，他除研究一般歐洲文字以外，關於國學方面，他常說：「讀書須先識字。」因是他幼年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曾用過一番苦工。到了中晚年，對他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①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高氏對古人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②海寧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益彰的；對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梵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

(三)

在講寅恪先生治國學以前，我們先要了解他研究國學的重點及目的。他研究的重點是歷史。目的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他常說：「在史中求史識。」因是中國歷代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的互為因果，及中國的文化能存在這麼久遠，原因何在？這些都是他研究的題目。此外，對於所謂玄學，寅恪先生的興趣則甚為淡薄。

(四)

我們對傳統的典籍，大致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我們先講他對經的看法。他說：無論你的愛憎好惡如何，詩經、尚書是我們先民智慧的結晶，乃人人必讀之書。關於尚書今古文之辨，他認為古文尚書，絕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據秦火之後，所傳零星斷簡的典籍，採取有關尚書部份所編纂而成，所以我們要探索偽書的來源，研究其所用資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結論；不可武斷的說，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們可以得見寅恪先生，雖是嚴謹的小學家，却不是偏狹的漢學家。

寅恪先生對於玄學，興趣極淡薄，上面已經說過。他甚惡抽象空洞的理論，本人從未聽見他提及易經中的玄學。

再講春秋，寅恪先生雖不如王荊公之譏諷春秋為「斷爛朝報」，但他除認為左傳為優美的文學外，對公羊三科九旨之說很少興趣。對穀梁除范序外，我也未嘗聽他提起過。

關於爾雅，他歸於說文一類。對孝經，他認為是一部好書，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過禮記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禮，對於周禮，他雖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認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為一人所杜撰。而周禮中用了許多古字，要說劉歆偽撰碑文，到處埋藏，則甚為可笑。

他說，周禮是一部記載法令典章最完備的書，不論其真偽，則不可不研讀。他尤其佩服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一書。

關於儀禮，寅恪先生認為「禮」與「法」為穩定社會的因素。禮法雖隨時俗而變更，至於禮之根本，則終不可廢。他常提起「禮教」思想在唐律疏議中的地位；他說這些是人人應該重視的。

寅恪先生對於禮記的看法：他說禮記是儒家雜湊之書，但包含儒家最精闢的理論。除了解釋儀禮及雜論部分以外，其他所謂通論者，如：大學、中庸、禮運、經解、樂記、坊記等等，不但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采的作品。我們不但須看讀，且須要背誦。

次講四書。大學與中庸，原是禮記中的兩篇，不再重述。他說，論語的重要性在論「仁」，此書為儒門弟子所編纂，而非孔子親撰有系統的一部哲學論文。故大哲學家黑格爾看了論語的拉丁文譯本後，誤認是一部很普通的書，尚不如 Cicero 的 De officiis。至於孟子一書，寅恪先生喜歡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份，及有關歷史的議論，他認為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即其一例。

我們這一代的普通唸書的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成了他經常看讀的書。

(五)

「國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學研究的重心。對於史，他無書不讀，與一般人看法不同處，是他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如史記的天官書、貨殖列傳、漢書藝文志、晉書天文志、晉書刑法志、隋書天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地理志等等。關於各種會要，他也甚為重視，尤其重視五代會要等。他也重視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誦，其他雜史，他看得很多。這裏恕不一一敘述了。寅恪先生特別注重史識，前已說過，因此他很欽佩劉知幾與章實齋。他尤其推崇司馬溫公通鑑的見解，讀過他隋唐政治史述論稿者，都能看到這一點。本人認為寅恪先生的史識，超過前人，此所謂「後來居上」者是也。

(六)

因寅恪先生不喜歡玄學，在子書方面除有關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歡莊子的文章，也很重視荀子，認為荀子是儒門的正統。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響。他偶然也提到子書中較「僻」的幾章，例如：抱朴子的詰鮑篇，列子（可視為一部偽書）的湯問篇等等。至於其他中國一般學者所推崇的書，如論衡之類，他似乎並不很重視。

(七)

其次講到集部，集部浩如烟海，博覽實難。但是凡集部之書，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別加以注意。

關於文學和詩詞。寅恪先生對文，最推崇歐陽文忠公、韓文公、王荊公、歸震川、姚姬傳、曾文正公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認為姚文為敘事條理有餘，而氣魄不夠。本人當時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評方苞文與王漁洋詩，有「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之句。如曾文正撰羅忠節公神道碑銘有「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兵，暮歸講道。」如此類雄奇瑰瑋之句，實非所謂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見也。

詩，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雖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寫「詩品」，太白與義山詩，恐怕將被列為二等了。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論再生緣中有「論文我亦彈詞體」之句。關於詞，除幾首宋人詞外，清代詞人中，他常提到龔自珍（定庵）、朱祖謀（古微）及王國維三先生。我們可以說，詞不是他特別的嗜好。他所作的詩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弔王國維的一首長詩，流傳海內，為一般雅人達士所愛好，也是我們這一代最好的詩篇之一。

(八)

現在我們講寅恪先生在國學範圍以外的學問，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隨Langman學習梵文與巴利文二年，在德國柏林大學隨Lueders學習梵文及巴利文近五

年。回國後，在北平，他又與鋼和泰（Baron Stael Von Holstein）繼續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後共十餘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興趣是研究佛教對我國一般社會和思想的一般影響。至於印度的因明學及辨證學，他的興趣就比較淡薄了。本人還記得在抗戰勝利後他回清華，路過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將 Stcherbatsky 所著書內關於法稱 Dharmakirti 的因明學之部及 Tucci 由藏文所譯龍樹廻諍論（梵文本現已發現）唸給他聽，他都不特別感覺興趣。

寅恪先生又常說，他研究中西一般的關係，尤其於文化的交流、佛學的傳播、及中亞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學者的影響。例如法國的 Pelliot（伯希和）、德國的 F.W.K Mueller、俄國的 W. Barthold，及其他國學者。然他究因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知擇善而從，故其見解，每為一般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九）

其他邊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國學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學過蒙文、藏文、滿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茲以元史為例，略作說明。大家都知道我國舊有元史是倉促修成，不實不盡的地方很多，為後來學者所詬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學者，先後輩出，約而論之，可分為三個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與聖武親征錄的發現。聖武親征錄的佳本，見於說郛，只有漢文本。元秘史有漢文本與蒙文譯音本。可是這一代的元史學者，功力雖勤，都不能直接讀蒙古文。代表此時期的名家，為：錢大昕、何秋濤、李文田、張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紐察·脫察安」（即是「機密的歷史」）誤認為兩位作者，即因不通蒙文的緣故。

第二代，利用歐洲譯文，補正元代史實。洪鈞所著元史譯文證補，堪稱這一時期的代表作。陸潤庠在序文中說：「證者，證史所誤；補者，補史所缺。」立論精當，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僅是間接的翻譯，而非直接採自各家的原文。屠敬山的蒙兀兒史記與柯鳳蓀的新元史也都屬於此時期的作品。王國維先生為我們這一代的第一流學者，其考據之精，可與乾嘉大師並美，即關於蒙古史著作亦極精確。惟王氏只通日文，故其關於元代著作，或是利用我國原有資

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轉譯歐洲學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惟王氏啓後承先，厥功甚偉。第三期學者之來臨，未始不受王氏啓示的影響。

第三代，在此時期，我國學者開始研治西北及中亞文字，期可閱讀關於蒙古史的直接資料；然終因種種原因，未能寫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時期者即爲陳寅恪先生。有關係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備；可惜他生於「齊州之亂何時歇，吾儕今朝皆苟活」的時候。他既無安定的生活，又無足夠的時間，未能完成他的心願，留給我們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倉促寫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在他看來不過是整個國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如上所說，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按：姚從吾先生與札奇斯欽先生共同譯註蒙古秘史亦屬此期。）蒙古史原始資料以 Rashid a-dīn 著述爲最重要，惜今尚無中文譯本，盼我國學者早日將其譯出，以供我國治元史者參考。

(十)

寅恪夫人名唐瑩，是甲午年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寅恪先生有三女，長女、次女、在金陵中學唸書時，住在我家，由她們的姑母撫養，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現陳夫人及三個女兒究在何處，無從探悉，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傳過數次，前幾次均爲誤傳，此次亦尚未證實。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共此時。」惟寅恪先生現已年逾八十，以久病之身，處今日之世，溘然長逝，白屬可能。惟今後「漢世之事，誰與正之乎？」本人在美時，即有寫下與寅恪先生談話的志願，並擬仿裴松之註三國志例，加以註釋。現時歷四紀，本人又已年逾七十，這點心願亦恐不能實現矣！本人與寅恪先生情屬至親，誼兼師友，緬懷此一代大儒，不禁淚泗滂沱也。

寅恪先生，生於前清庚寅年六月，本人生於丁酉年十二月，相差七歲有餘。除在美德同學七年朝夕相處外，上邊所述他一生的經過，自不免尚有遺漏，或有不實不盡之處。深盼他的友人與在清華研究院、香港大學、嶺南大學的學生有所補正。唯追述他當年治學一般的觀念，想大致不差也。

（五十九年三月）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陳寅恪先生論集

(1931—1948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表者)

前 言	1
懷念陳寅恪先生（代序）	俞大維 3

目 錄

（一）專 書

1.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1
2.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105

（二）論 文

1. 大乘義章書後	211
2. 靈州甯夏榆林三城譯名考	214
3. 敦煌劫餘錄序	219
4. 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	221
5. 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	226
6. 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	231
7. 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	235
8. 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	237
9. 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	245
10. 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考釋序	247
11. 李唐氏族之推測	249
12. 南嶽大師立誓願文跋	259
13. 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	263

14. 斯坦因 Khara-Khoto 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	266
15. 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	271
16. 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	299
17. 武曌與佛教·····	305
18. 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	316
19. 三論李唐氏族問題·····	342
20. 李唐武周先世事蹟雜考·····	346
21. 東晉南朝之吳語·····	350
22. 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	354
23. 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	366
24.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	380
25. 敦煌本心王投陀經及法句經跋尾·····	384
26. 讀洛陽伽藍記書後·····	385
27. 讀東城老父傳·····	389
28. 讀鶯鶯傳·····	394
29. 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	401
30. 支愍度學說考·····	426
31. 元微之悼亡詩及豔詩箋證·····	444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目 次

一、敘論	3
二、禮儀（附都城建築）	4
三、職官	55
四、刑律	66
五、音樂	76
六、兵制	82
七、財政	93
八、附論	104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一、敘 論

李唐傳世將三百年，而楊隋享國爲日至短，兩朝之典章制度傳授因襲幾無不同，故可視爲一體，並舉合論，此不待煩言而解者。獨其典章制度之資料今日得以依據以討論者，僅傳世之舊籍，而其文頗多重複，近歲雖有新出遺文，足資補證，然其關係重要者實亦至少，故欲爲詳確創獲之研究甚非易事。夫隋唐兩朝爲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而遼鮮通論其淵源流變之專書，則吾國史學之缺憾也。茲綜合舊籍所載及新出遺文之有關隋唐兩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論其源流，成此一書，聊供初學之參考，匪敢言能補正前賢之闕失也。

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複，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所謂（北）魏（北）齊之源者，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其間所發展變遷，而爲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摹仿採用，傳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其在舊史往往以「漢魏」制度目之，實則其流變所及，不止限於漢魏，而東晉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內。舊史又或以「山東」目之者，則以山東之地指北齊言，凡北齊承襲元魏所採用東晉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屬於此範圍也。又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於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於魏。其後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製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則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詳論者也。所謂梁陳之源者，凡梁代繼承創作陳氏因襲無改之制度，迄楊隋統一中國吸收採用，而傳之於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後半期內其文物制度之變遷發展乃王肅等輸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孫未能採用，而北齊之一大結集中遂無此因素者也。舊史所稱之「梁制」實可兼該陳制，蓋陳之繼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舊史言之詳矣。所謂（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於山東及江左之舊制，或陰爲六鎮鮮卑